

吉尔·戴维斯专栏

## 写作就像一场马拉松



吉尔·戴维斯

英国著名出版人，《我是编辑高手》的作者，伦敦艺术大学伦敦传媒学院图书出版学教授。

“不论世界上的国家之间和文化之间有多么的不同，不论你到哪里，作家始终是一样的。”

本文是我在《出版商务周报》专栏的最后一篇。每个月写点东西是件很有意思的事，我很荣幸能受邀写专栏，但现在我要停稿了，因为眼下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，我还在写另一本书。

我从没想过要成为一名作家，也不知道给出版商写书是怎么回事。当我在出版行业工作近20年时，一位编辑找到我，让我写一本关于责任编辑工作的书。没有细加考虑，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。我们把书的内容和写书所需的时间等事情商定后，很快我就收到了合同，预付版税也很快汇到了我的账号上。

接下来的事情就要靠我自己了。我把这本书的大纲详细、具体地列了出来，并且制定了写作计划。我算了一下，如果我一周花三次时间写作，每次写1000字，应该能在完成写作的基础上留足充分的时间来修订稿件。当时我正在一家出版社担任部门总监，所以白天工作非常辛苦。不过，方便的是，从我在伦敦市中心的公寓到公司步行只要7分钟，因此我可以尽早地回到家，然后整晚专心写作。我和我的朋友说，在这一年时间里我的社交生活都会受到限制。

我向一些关系不错的作家请教时，他们都说出了同样的话：“吉尔，你有电脑可以尽管写，写完后你可以在电脑上轻松地做修改。”我采纳了他们的建议，在那些写作的长夜里，我风驰电掣地写着。每天晚上完成了1000字的写作后，我都会心满意足地长吁一口气。终于，我完成了初稿，我把全部的内容都打印出来，一页一页地检查。但读着读着，我有种厌恶的感觉。我生平第一次发现，原来用电脑写作是这么容易，可实际上这样会破坏一个人的写作风格。写出来的文章毫无优美可言，低级错误到处都是。我惊呆了，这些东西太不理想了。于是我把初稿丢在一边三个月都没碰。作为一个出版商，我对我的编辑格外有责任感，所以我最后还是拾起了底稿，开始进

一步完善它。

我修改了底稿上的错误，并且在空白处做好批注，然后把它们存入电脑文档。我发现，一个人在写作时，从灵感在大脑中闪现到把它们写下来以确保自己写得恰到好处，在这之间完全有足够的时间。这与用电脑写作恰恰相反。底稿修改后就好多了。

我完成了底稿，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准时地把它交到了我的出版商手中。我自己就是一个出版商，所以我决不会延迟交稿。后来，也是意料之中的，我和国外的出版商签订了译本合约，其中包括中文译本——大陆版和台湾版。所以，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皆大欢喜的故事：一位出版商受邀写书，她不但完成了写作，还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，并且书被翻译成8种语言，由此她还受邀到世界各地去给出版商做演讲。这位出版商的书是如此成功，以致他们决定邀请她再写一本，而她也正在为此而努力着。

这是个真实而又非同寻常的经历，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写作的艰辛和寂寞，后来才体会到原来给出版社写作，比给领导写报告或是给教授写论文更具有挑战性。给出版社写作就像是敲钉入木，一旦交稿印刷最后变成书，一切都定死了，你不可能把稿子要回来再做修改了，所以这之前就必须确保是你写得最佳的。

我开始理解一些小说家对写作的恐惧感了。我想，写作应该和跑一场马拉松差不多吧。所有人都给我提这样或那样的建议：“你卡壳了吗？在写作之前来一杯葡萄酒吧，这会让你放松些。”或者，他们会这样说道：“到目前为止你写到哪了，让我帮你看看，或许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，如果你需要的话。”“你真是太好了，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好意。”我平静地回答道。而在心里我却想大声吼道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，你凭什么认为你能给我提供建议！是我要完成这本书，而不是你！”就算我让别人看我的底稿并给我建议，我还是

要独立完成写作。没有人能替你完成这些，除非你想欺骗大众。

大多数出版商并不知道这些担忧会贯穿在作家的头脑里。他们以为我们生来就会写作，好像我们一坐下来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敲出1000字，而且还能写得非常棒。如果出版商能尝试着去体验一下写作的艰辛，以及生活在评论文章的阴影之下的感觉，那么他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些作家的行为如此粗暴。当我的书快要出版时，有时我真希望自己能有跳进泰晤士河的勇气。缺乏睡眠把我折磨得筋疲力尽，我总在半夜醒来，胡乱揣测着可能有的丢脸评论。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作家好像神经错乱似的，因为他们感到害怕和担心。

目前，我正在写第二本书。自从写完第一本书之后我总是想再也不会写第二本了。这次与上次写作没什么不同。我奇怪为什么自己会被说服去做这件事。再一次地，我凝视着电脑屏幕，心里沉甸甸的。再一次地，我觉得自己写的东西糟糕透顶。我坐在屋子里绞尽脑汁地写作，此时外面的阳光灿烂地照着，每个遇见我的人都会询问书的进展情况，我真的很想喊出来：“给我闭嘴，管好你自己的事吧。”

但这些仅仅是个开头！我把书写完后，把原稿复印并交给一个企图修改我作品的陌生人来编辑。当拿到校样时，我看到这位编辑对我的原稿进行“完善”的部分，我会感到非常生气，并且要求把它改回来。更糟的是接下来我将收到封面设计，这是出自一个完全没经过设计培训的人之手，利用电脑软件合成制作出来的。这个封面设计既不生动，也毫无新意或艺术感可言。再下一步，我会收到一份关于书的宣传计划，上面会写着市场部门对这本书的所有推销活动。然后我要花上数小时来看完这份计划，给市场部门发邮件解释为什么有些方案是好的，有些方案是不可行的，并且询问他们为什么会漏掉我认为有必要加

进去的东西。

有没有什么让人愉快的事情呢？有的，被翻译并发行译本是让人最高兴的事情了。有几天我都会在家门口发现一个大包裹，里面是印刷精良的精装书。纸张极具质感，装帧很漂亮并且封面设计也非常简洁大方。通常它们是印刷成我看不懂的文字。最后，有些翻译版的出版商还会邀请我去他们的国家参观，给出版界的人做演讲。这也是我如何开始写这个专栏的原因，受《出版商务周报》的邀请，我旅行的下一站是北京。我的首部作品标志着一个新发展的开始，因为我从没想到我最终会给中国读者每月写专栏。现在由于我的第二本书，专栏得告一段落了，我需要把所有的空余时间全部投入到写作中去。这样做是因为我是一位作家，成为一位作家是件很美好的事情，尽管背后也有很多出版商所不了解的辛酸。

为《出版商务周报》写专栏使我享有非常特别的身份，通过专栏，我可以向一个与我讲着不同语言，文化截然不同的国家的读者表达我自己的观点。每次我在写作时，我都会想，读者是否会对我说的东西感兴趣呢？他们会理解我说的吗？《出版商务周报》的编辑说，“你想写什么就尽管写吧！”我照她的话做了，并且很高兴能拥有写作的自由。

我觉得以一篇关于作家的文章作为专栏的结尾是很合适的。不论世界上的国家之间和文化之间有多么的不同，不论你到哪里，作家始终是一样的。在经济状况最佳的时候，作家和出版商的期望值是完全一致的。但更多时候，他们并非如此。我们总是期望在二者之间会发生奇迹。我确信有一个奇迹会发生，那就是通过《出版商务周报》，给中国的出版商写专栏。像所有的奇迹一样，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，也是让人非常高兴的事。感谢你们阅读我的文章，我希望你们还会去读我的第二本书。但首先要做的是，我必须完成它！

(黄素娟/译)

李喜儿专栏

## 从 BIBF 到法兰克福



李喜儿

德国自由撰稿人。热心做德中出版合作交流的桥梁，关注中国的图书市场，并为德国报刊撰写介绍中国图书市场的文章。

每年我从 BIBF 一回来，法兰克福书展就要开幕了。这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书展，在这里，许多刚刚在北京说过再见的出版人又碰面了，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儿。

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格外引人注目，作为主宾国，中国的数百名出版人来到书展，数百场活动相继登场，精彩纷呈，但是我不得不把工作放在首位。法兰克福是洽谈版权交易的重要场所，因此，在前三天的专业场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把我认识的中国出版人推荐给德国同行。他们的专业态度给德国出版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，版权谈判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。

星期日早晨，我终于有时间去美因河畔的文学馆转一转，并听了作家王蒙关于改革与文学的讲座。王蒙的作品早在几年前就被引入了

德国，因此德国民众对他非常熟悉。在主宾国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听到这样一场讲座，我感到很高兴。

星期三晚上，盛大文学的活动则掀起了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对比。阿来作为传统文学的代表，他的发言非常有意思。而年轻的网络写手们表现也精彩，想像一下，有成千上万的网民等待着第二天阅读你的书的新章节，这是多么大的责任啊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我没有参加更多的活动，但是我听说，几乎每场活动都座无虚席，即使是那些安排在书展场馆之外的活动也是如此。今年，有很多中文书被翻译成德语出版，这是一种好现象。现在，这些书都躺在我的书架上，等我有空的时候，一定会认真阅读它们。

翻开《德国图书商业报告》的扉

页，我感觉到今年的圣诞节似乎比以往要提前了……书上有好几页篇幅是介绍圣诞节如何花费最少来装饰好书店，以及摆放应景书籍物件能增加书店的利润。至于书嘛，一年当中的这四周应该是最重要的销售期了。

丹·布朗的《失落的符号》成为头条新闻：这本书的英文版本发行后，盗版就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。然而，读者们还是想买可以感知和触摸到的书来阅读。在英国，《失落的符号》在首发的36个小时内就卖出了30万册。在德国，该书英文版在虚构类精装畅销榜上排名第二。德国出版商 Lübbe 计划首次发行80万册德文译本，但是10月14日书在德国正式发行之时，已经做好了第二次、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印刷的准备。6名翻译人员正忙着进行

翻译，他们在9月15日才拿到底稿，彼时英文版本也才刚刚发行。德文译本最终将达到768页，而英文版只有509页。

与此同时，在德国还举行了其他活动：2009年意味着距离198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已经20年了，11月9日，在这个和平日，德国的柏林墙倒下了。有许多描述这段“和平变革”历史的图书将在今年出版。回顾当时东德和西德书业的发展，有些有趣的数据值得一提：在东德有78家出版社，而西德有1750家个人出版社，东德每年大约发行6500种图书，在西德每年大约发行65980种。只有8家前德意志共和国的出版社被西方出版商买下且存在至今。

是的，时代造时事，而时代总在不断变化。

(黄素娟/译)